呂子評語

呂子評語餘編卷二

黄葵陽稿內摘錄

按先生文凡三變初為渾灝踔厲驚世之文嘉靖辛酉甲子間風氣冗弱茅蘼彌望先生與同里趙玉虹獨勉為古學救之以精鍊典則會隆慶改元釐正文體遂以第一人舉於鄉辛未後文體復振皆先生力也庚寅歸里與門生子弟論學不少倦而文益簡淡高遠今集中所載多後兩變作

先生之文上裁嘉靖以前之迂蕪下截萬曆以後之俚怪酌乎古不入乎時三百年文運之正中極盛也編修時疏正文體謂必先端士風士風倒瀾欲正無由因陳六事曰去浮靡止奔競明是非禁佞諛禁黨錮禁清談啓禎閒事無不灼見嗚呼誠得行其言豈止文字無末流之禍哉以上日後跋識

上下照應之法。至先生乃精。成弘之所未有也。然皆於實理發揮。自然照應。是爲天巧。慶曆以後。乃求之詞句間。至反屈本義以就之。則悖亂矣。

凡扼要語。爭道理精實。不爭語句濶大。

生財有大節文云云。**評**自論文者以圓渾爲宗。則優鄧宜矣。然此是自將時文放低。不入古今文體論耳。若以正法眼觀之。道理真氣象大。法律高。手筆古。豈有出黃上者乎。試再讀鄧作。自覺容悅之意多。大人之風衰矣。真讀書者自辨之。此非時文小事也。

小講古人直入上脈。不爲全題巴攬。其法極高。今人定要說盡。似有法而實非法也。

上下縈迴一氣。其中綫索絲毫不棼。金鍼在理不在法也。然法斯

精密矣。

文貴潔靜精微。然精微不真。則潔靜亦假。故行文鍼線。只在看書時見得道理瑩貫處便是。若謂綿密外別有不度與人法。直是瞞天誑語。

作者之文。其精神與題意相副而止。莊子所謂不疾不徐。有數存焉於其間。斯幾于化矣。陶鍊既精。其精神躍宕。皆古文之自然不可以工拙長短相形似了天馬也。

上不可以節文云云。**朱羽逵**二句語勢呼應甚緊。上下俱著實不得。**評**因謂上下俱著實不得。故近文多用空調架過。其所謂著實不得。以行下節也。然下節只礙直遂。不礙弘毅。則第一句未始不可著實也。即第二句不宜說如何直遂。然直遂之所賴乎弘毅。仍未始不可著實也。竊謂書中總無著實不得題目。都被

一粗心人輕易立論所誤讀此應悟凡題目自有箇著實而不礙處大家正於此見神通耳。

文字論法度機神猶是古人皮毛耳古人難及處卻在命脈識得命脈講來方有歸宿。

文字 朴直不費力先輩好處皆今人所不屑為也而今人不及先輩亦在是矣**評**須知朴直二字亦對今人言耳此正古人之巧妙也今之巧妙乃古人所不屑耳。

後來講提綰鉤渡費無數小巧伎倆非稚即鑿不則節外生枝看古大家作截搭題只消順文直行而未嘗無照應擱絕之法此文字以自然大雅為第一流也。

每比各有義無一義複合而節次相生極開合反側之法亦無一法板湊古人于一句題變化精密不可叵測若是只是意思多。

道理實也。

凡爲吉祥冠冕之說者。其文必膚鄙。其人必佞柔。正君子之所謂不吉祥冠冕者也。

逐節過脈。用意都在上截落下如錦機一片。不見梭扣之迹。此法先民所未講。自先生始精。

脫然心口之間。了無難處。此是道理到熟時也。

後人舉蹟不上處。止是道理說到極平實滴滴落窠槽耳。

王荊石 雅淡中帶沉著。情也才情俱盡。探之易窮。評 此陶柴桑詩。似枯而實腴。李營丘畫似簡而實厚。鍊丹成黍粒鑄劍作香丸候也。荆石之云。徒見其本領不濟。

有理有事。有情有景。有敘有論。有聲有色。有照有用。數者一滾流出。摘之無所不備。按之不見其迹。官欲止而神行。作者亦不自

知其所以然。文至此化矣。
頓挫淋漓淫泆深長。此西漢文字之妙。歐曾得之。加澶漫耳。
看得此理無纖芥之疑。如自己胸襟流出。詳略轉折。悉當其分。其
閒忽用一二錐襯簇點掇。更覺分明有神。此大程子說詩之妙
也。

民事不可節文 云云 **楊維斗** 句字多照全章。意有餘於題外。**錢吉**
士 先輩作長題不用提掇照應。然或失之太直。萬曆中季以提
掇照應爲工。失之太曲。近日失之太亂。調停古今。此可爲法。**評**
楊錢二評善矣。又須知其照全章。若不覺其照全章。提掇照應
若不覺其提掇照應。但順題發義而已。細按之。知其用意深處
近日沾沾于照下提掇呼應。誇得法標題吆喝。惟恐人不知其
所爲者。及按本文。却全無意味。此非先輩之所謂法也。

末流論法。只在分股立柱挨次陵然爭高下。此猶是牝牡驪黃之粗也。古作者之法。却在精神貫注。一片坌行。於無可蹤跡處自立綱宗。如高祖入淮陰軍中。更置部署。雖多多益善者。失却兵符在于。此自在兵法。非諸君之所知矣。

小題布置生發之巧固矣。而尤難其典雅醞藉。今文即有其心思不得其學問運用。開口便俗。徒增醜耳。

金正希稿內摘錄

崇禎初一變爲古文之學。多以馳騁浩衍雄深蒼勁爲勝。先生獨於簡嚴淡靜中自出奇詭。令人一覽不易入。久而心爲之移。又迷離而不能出。此先生之超越一時者也。

總評 正希得文稍遜近作者。少渾灝之氣耳。乃知古文以氣爲主。**評** 文氣隨理變。先生文俱從刻例而得。初時所見之理。依傍

儒門。故繩尺謹嚴。而于儒之精微未盡。故氣亦澀縮。後通宗門旨趣。文亦縱逸。不可控制。然其弊病亦不小矣。千子止解文氣故其言然耳。吾謂古文之氣。必以理為主。

艾千子 湘洲以縱橫家見長。微雜禪鋒。視正希殊異。吾終不以彼易此。評 但涉禪鋒。必以縱橫見長。本是一家眷屬。正希先生最精于此。湘洲不及耳。千子之云。適為正希笑其被瞞也。

小講下每用散行數筆。即徑點全題。正希好用此法。然有出奇處亦有奚盡處。須相體用之。

夫子溫良句文 云云。評 題有正面認眞。平衍不得者。若從夫子呆寫五者。轉落以得之。未免犯權用。又須于語外洗出。不關權用一層。雖有刻畫。轉見支離。竟向邦君心目中看出夫子。向旁觀心目中看出邦君心目中夫子。五者之妙。都在得字中映出。四

而貌取全神。盡是畫相邊事。備者神通。於聖人本位端然不動。此即蓮華色比丘止見色身。不若須菩提巖中晏坐却見法身也。

其描寫空虛。撰狀不可名言意象。是第一種妙手。

維斗云。正希之文俱是以題還題。而隨筆曲折。則議論波趣亦因之以生。如夏雲奇峯。頃刻數變。春水縠紋。波紋愈遠。最善形容其文境。

雄剛之氣。却能出之濟遠。故奇。一著浮囂粗恭。便不成氣質。

艾千子謂用子書有迹。便誕而腐。用史書有迹。不妨爲拙老。史根秦漢。子雜六朝。其質異也。余以爲未嘗。史失之粗。然尚實。子失之悖。多虛妄不經。以理異故耳。

趙錦衡子古不足羨。羨其所謂古。非今人抄經撰子以爲古也。古而

奧不足羨。羨其所謂奧。非今人浮誕險澀以為奧也。一種淡處曲折處。吾所服膺。評古而奧也。淡與曲折也。俱不足為正希贊。即有勝人。亦止是皮毛上等第。相去只有限。須得其至意直流處。不肯為擺設體面之言。所謂心不負人。面無慙色者也。

正希自云無有高妙處。但俗氣得片時不來眼前。吾以為俗氣亦隨人意見。正希所指只是時文混帳套頭。其為俗氣也醜而易見。若和尚講語之俗氣。既腐且俚。開口便腥穢。正希又自不覺也。

艾千子正希文痕迹盡化。整齊之中。時出不整語。學者當觀其氣勢旁薄渾雄處。不必以解題銖兩處繩之。評文必理為主。而文氣足以達之。乃為至耳。今但以其文氣佳。而反不必繩其解題之謬。抑何悖且陋也。即論文氣。所謂磅礴渾雄。自在神骨。神骨

誠磅礴渾雄如震川文板板作排偶體未嘗不古文今但以其單行不齊整處指爲古文老手即離理論文亦陋之陋者矣此最易疑誤後生不得不辨

宛曲題文須宛曲以肖之固也然多學婆子舌頭以折腰鼠頸之態此麻糊綿軟之聲無論聖賢氣象即古今文人才士亦必無此沒骨頭猥狀正希文曲折回斡如絲絃蜿蜒蘆葉閒出沒風雷都是神龍變化

凡一語徑了者有語不放之了而其上下中邊乃無所不了極刻折中自具清微疎雨梧桐微雲河漢下此境領取其微

葉滿空山難尋行迹松際微月清光爲君不必更作奇特留連詠歎中令人不能自已此文情之妙也

理淺而意致極高從莊子得來

惝然不盡是莊子妙境

漢魏齊梁追琢光華極其古豔然纔著此相卽減却品地故文字

以本色爲至也

他人精彩標馳眉目開惟恐人之不盡挹也獨正希先生不肯令

人淺測巉之刖之閟之固之幽濇之中其光鬱然不可弇斯亦

文章之一奇也

開端邈然有意不盡最高之境

題之搭合本無義理做作便成穿鑿所謂生蕈樹上生只得由他

說耳然義理精熟人說來定合自然其餘各就所見發洩

文最不易得賓主關照四平八穩今人乃以粗疎爲大家武斷蠻

做爲古文不怕深山窮谷大有人笑倒耶

德衡館文云云評敘記體須有此排列時手怕平板輒用總筆帶

過自以爲高不知正是没本事也先輩用史漢法力正在平板處出色後人不能爲矣

風號雨溢海嘯山崩皆助其愉囷鬱勃之氣不作悲涼處是十分悲涼于長千古抑揚只是會得此情致耳

正波後又起一遠波作結是古文深致亦自史記來

子張問士章文 云云 評全副精神都用在前四節此處精神迸透以下推燦盡如落葉微雲隨風消散是多少灑脫灑脫便灑脫却只得走筌伎倆到先輩緊實頭地不覺磕著粉碎此正希平生得力處正是他不濟處又不可不知也

思致斷續不隔絲塵之蹤而鞋頭蠅變步步勾留掩映故極露處越也而有不盡之味

正希之文每以轉爲曲以曲爲圓他人之圓也熟斯其圓也生就

則俗。生則古。一從古文出。一從講章時文出也。然他人學爲生則野。斯其生也醇。一從古文自然得之。一則仍以講章時文之枵腹而貌爲古文也。

尺幅謹嚴。其中丘壑巉顏。耐登臨。只是法密意精。法密則意有根據而生發不竭。意精則法有附麗。而變化從容矣。

以古大家手段。行先輩挨講如題之法。妥帖中皆有不可控勒之勢。不可方物之思。此妙惟震川獨步耳。正希乃與之爭席。後生不知法度。或粗知死格。而不知有眞趣妙境者。不可不讀此種文字。

自全局以至段落股法句字。無一不堅鍊老辣。如名將結寨處。雖溝柵樵汲之細。皆有精意。然只此四字中亦帶得巴攬俗氣。此是萬曆後名家流毒深於文者自知之。

俗調常從老鍊太過來。

正希文必有開闔之區。令人目瞤魄動。終不奈許多禪何。正說處又忽然敗露馬腳耳。

其至性懇摯。必破膽出血。不肯爲皮毛冠冕之詞。頓太求激越處亦多過頭語習氣。

今人亦好講婉曲。然心思不靈巧。手筆不奇矯高脫。秖成姿子古頭。一味軟俗而已。正希文婉曲。直是龍變絲弦。劍飛白練。

蕭蕭散散。自具清微之趣。如與江左諸賢麈尾相對。雖名理不入聖域。然不得下世路商量。

輕鬆正面從對面旁面別出新意。令觀者於尋常巷陌中忽開靈境。其奔奇討好處在此。然其本事不及先輩。亦在此。從來才人得此方便。儘有生發。然于筆之高古。思路之幽邃。又不可得矣。

氣骨蒼峻。手法變活。文格至此已不勝其高。惜乎原頭不是。動輒走作耳。

他人爲古文、皆貌爲粗硬而已。能以雄悍之骨。蜿蟺妥帖于行間。無不如其意之所欲爲、而未嘗有不闞之裕、不密之縫。則正希其至乎。

邇苦于閼滯蒙曼、入正希手。不覺眼前空曠、行處自在。亦是瀟灑有得之樂。故凡有題能窘我者。皆當於見識上求出路、

道得明暢圓利。此熟極能脫時妙境。不可以揣摩到也。

洞民生之細微。得國計之弘遠。方是名儒經世有本有用之文。秀才胯不具此等器識。下梢只成鄙夫耳。

其心精所注。能使無堅不瑕。真文中之虎也。惜其自瑕處。却在好爲異說。若肯依正說。豈不更勝耶。蓋一時習尚如此。雖賢者不

免也。

禪者指道學爲腐。不知腐正禪之病。禪必去語言文字。然又不得不用。雖極力造奇。然畢竟無知言之功。視語言文字皆極粗。故隨手拈用。無非淺鄙。淺鄙斯腐矣。勿枉誣道學也。

文至正希。真可謂直抒所見。自由自在。不可捉摸矣。惜理不精耳。其不精者。乃其所自以爲極精。而不屑爲此冊之精者也。然不精正在此。

其精爲江西者。其粗必爲永嘉。此一家眷屬也。

艾千子場中能矜重典實。盡洗鉛華。非老手不能。然主司大半漸染時趨。安能識淸古高質之文。不足責也。**辟**被千子罵殺天下主司矣。然則文不可淸古高質耶。如正希又何嘗不遇世冊舉。竟淸古高質者少。良主司正苦未覯耳。

【文子】文章之道求深乃淺求奇乃平若夫淺而愈深平而愈奇吾于正希見之歐公所云漢人之文能以文言道世事噫夫既謂之世事矣世人安能以文言道之如漢人哉【評】求深奇乃真平淺此精于論文矣顧所謂以文言道世事也須知世事之有王有霸有古有今有聖有庸豈可見叔孫之綿蕝即稱三代王會魏晉五代之受禪儀注即頌舜禹天命哉戊辰以後文日高古論者乃謂文字不足關世事不知此等處不兆直與聖學相悖謬而不知雖高古適成亂亡之音耳

莽莽蒼蒼提筆直走其中奧區幻境無非妙用若不知有界畫而界畫極森嚴于子且爲所欺可知其變化狡獪矣

善用蹴踢之法便使題中節節見精神結末覺閒有餘地然講蹴踢便自有俗法求古秀靈變爲難耳

以縱爲收以鬆爲刻寬下綳逐步步收攏來此是變伎行詭祕傳文人即得之爲逼題妙法。

殺人只寸鐵解牛只芒刃作家得手無多子直是運用不窮彼弄刀鎗靠椎斧者愈多愈不濟事。

嘗熟之瑕瑜節畧云云**評**看文字當得其大處如斯文看其結搆極奇潤而鍼綫又密鬭仗極精工而變化無痕凌駕極超脫而鋪敘不苟氣勢極浩直而曲折無窮眞文章之雄也若其滑稽犖剌處雖極儁快故是游戲小道耳當識落此必轉入謔浪尖酸一路是亦作家之滲漏不可不塞其流也。

凡得力於古文則變通有法必無求手坐困之事。

至于作詼諧亦尚有雅趣不似近人俚鄙竟是街頭乞錢語。

有進而畧三句文云云**評**入今人手未嘗不淋漓花簇盡情痛快

然終是熱鬧處見長，無此冷峭意味。要之能熱鬧而不能冷峭，便是那一邊人物種子。文品即是人品，看此文可想見其氣象矣。

凡虛位能實發，又不攙奪，只是理多而心細耳。人謂其落想如萬弩齊發，予謂當觀其挽强引滿，不肯輕動弩牙時，當之者自須山摧城陷。

意著而語不著，神理悠然無窮。此是法外法，小可未易語此。

空靈宕洩，曲屈盤旋，只如家常白話。此最是文章上乘。然不從漆園老子得來，亦徒為村嫗之白話矣。

千子云：釋氏如宗鏡錄、華嚴論，皆六朝文字，一義須數十句乃可了。堆疊蹭蹬，婆子舌頭，安得以吾輩歐蘇之筆言其理，而出之簡易直截，讀之明快，觀正希作，吾所望者有屬矣。又云：微言妙

理當求之如來諸大部中。千子頗詆以禪學爲文者。而斯言又如是。眞可怪也。要之渠只曉得禪不可入文耳。原不曾曉得他道理不是此一派識見最多。也不止千子。

比興體最忌著想刻煞。故極意生發處。俱要包裹于吞吐宛轉間。得掩映逗漏之妙。

鄉爲身死三段文云云【評】雖多粗滓浮硬之病。然沙礫中正有眞金在。囿先生節義命根也。同時許多修飾秀美者。眞同糞土耳。驟而卽之。若不平淺淺耳。經人百思而其味愈厚。其用力都在人思路三四層後。故從皮毛尋之不遇也。遇及時。他裏面游歷不盡。

正希眞得禪肆。其文刻鷙英雋。如毒龍餓鵰。又當於格外賞之。如看莊子。不得以理廢也。

不無砂礦剝蝕要其精光難掩望氣者夜中自能識之斯爲眞金耳

黃陶菴稿內摘錄

學而時習節文云云評文境殊清蒼思力亦果銳不向人家笆籬邊拾取狼藉之物眞作家氣魄也也惜被本心之說所誤與聖學不相比附程子所謂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後有作者不可不愼也

文無經學則議論無本雖鋪設夸餚不過奄寺之頌美吏胥之謀猷而已本之經矣而不熟于史則于成敗得失之故人情物理機勢之變不能發攄明快惟先生兼攬其勝

明於事理者語不必多自能深中要害所謂曉人當如是也擧古今臚件聯說來說去祇是頭巾腐殼話頭聽之多少尷尬

活套搪法，必不可得。

作君子矜而不爭等題，便可想見其人之胸懷體段。韓子謂仁義之言藹如。有一分仁義見一分英華。二者有偏勝，則其言有剛柔不能借，不可掩也。俗人于此，大都亦作和平醞藉之論。然所流露者，祗得其浮僞圓融軟美而已。畸行者則又多傲岸過高之思。惟端人正士，其光明俊偉，洋溢楮墨間。雖圭角有未化，精微有未盡，所言不無粗處，則視所見之淺深，所養之厚薄，要之非流俗所能有矣。讀附卷文，自見斯意。

一氣渾浩流轉而出，不設欲伸欲散之意，天然雄深峻厲。題面安頓，他人費盡老力，却變化于起滅轉摺之中。立泰華之巔，俯視人間，與雨雷電皆在脚下，斯亦壯觀也。

雖詳於史鑑而不深達治理，則不能爲體要之論。達治理矣，而不

透人情。則雖淹核明暢。而不能使人刺心動魄。此陶菴史學之精也。

原批 理致題。非幽微深妙。卽當明白顯快。然微妙者畢竟不如明快爲上。評 要知明快原從幽微深妙翻得出耳。若無幽微深妙便不成明快。

文至情理眞切處。雖房老可曉。雖聖人不易。自是不朽。

節彼南山一節文 云云。評 如是文。安得謂非古文。不足繼歐曾大蘇之後耶。故凡爲時文不傳之說者。必于此事不通不能。而謬自託于古文。要先不解古文也。

發言則通節文 云云。評 當先生之時。門戶之鬬正烈。妨賢害國者以詐忠要主爲其攻之者又多以傾軋爲事。先生益借題以抒其憂憤。故其當劇激雄快其結搆拗捩又自變滅不測。此氣生

于情者也

先生文開合甚大不斤斤于一二句上討人喝采故知其用意者希。

起收轉側出沒回翔皆有大氣運旋其中使天下好論頭尺套子吉祥富麗詞句皆屏置不敢齊其行間自熙甫以後久不見此體段矣。

評家謂陶菴每於貞邪消長治亂倚伏之間搜隱抉微不遺餘力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矣凡為文能具此心此手又何嫌文古文之分耶。

陶菴自謂其文如說書此有讚有駡何謂讚先輩之文如題起訖言倫理足不增不減者是也此言理如說書原無說書彝口者也何謂駡講章一派起於元儒盛于正嘉之間如世俗所稱蒙

存淺達之類，拘牽破碎。影響皮毛。於聖道毫無所見。而自附傳註之宗。其去漢唐訓詁已不啻萬里。至若時下坊刻所行說約等書。直是末等魔障矣。何以文為陶菴文。如讚者則尚未敢相許。如駡者則文氣高雅。亦萬不至是。看來自評不切。其所謂說書者。要只在貫穿過遞結搭上講耳。此是行文機巧。非說書法也。說書高下。只在理眞不眞處分取。

陶菴於典制文。好補題外事例以示博辨。固多昔人未發之蘊。然於旁義生枝者。於本論必不盡。先輩所以不貴是也。

文章貴體。體觀氣。氣觀理。惟多讀書講究自得之。不可于詞調間求速化之術也。纔求速化。即落卑賤惡俗之派。無體可言矣。

陶菴文議論駿偉。經生從何摹仿。曰不難。多讀書自會。

長章題緣路結營。隨方布陣。勢到則變幻自生。不復有鳥蛇龍虎

之迹。看其鎔鍊之妙。每令題目化於行間。何處更覓渣滓。他人以假古文湊題目。生吞硬嚼。中氣含虛。不能蒸腐運用。徒見其完穀不化耳。

間中公案。指出妙義。是古文邈處。

戰國之刻峭尖雋。無奈人之雄厲則不大。無漢人之寬閒渾浩流轉。則氣脈不高深。

讀書識大體。故典麗中風骨凝然。此大臣氣象也。其起伏頊結。法律精明。而從容閒暇。卞采煒燁。真有天神之度。

時文于學古文。只若猥近軟便。無可脫變處。古文手爲時文。又苦硬盤直放。佷伉不相入。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耳。力量如陶菴。乃不覺其爲古與時矣。

陶菴於此理儘精。故外腴而中枯。望之蒼然若可珍。咀之卻銷鑠

無入心之味。

寫駿子語。不難詼諧點綴。祇恐太涉鄙俗。雖有尖巧之思。熱鬧些堂。是村場笑府。非文人筆也。看大家運用。亦只得通行機趣。然迥不可及者。難其大雅耳。

閒閒散散順筆勢爲欹側。而題自赴之。若無意於結搆者。每至斷崖絕壑。便旋開輕身瞥過。不覺其險。過後迴思。輒令人怛戰也。以題之情事。發我之憤論悲刺。以我之章法。化題之節次說詞。此是古人自立一家之妙。却是古人脫化於前人規矩之妙。

滕文公問章文云云**評**簡括全文。極有法力。是古文筋節。却又出以俳偶而自見高老。余每笑論文者。必以單行散體爲古。眞不知文者也。

遶心而傳以沛然之氣。故衍勢出險。皆有江河之觀。非支架補綴

之所敢近也。

長章文看他開發迴絕處議論與章法綜引處敘事簡鍊不覺處過接飛忽便利處轉拗游行自在處件件得了長之筋節。魚龍沙石流轉洪濤銅鐵汞鉛雜投丹竈隨手變幻自成一則古論使題目融液其中無復見糟粕煨燼之迹及細按題目之腠理無不密體度無不稱點綴無不完又未嘗蕩溢域外此真奇觀也。

長題以剪裁爲簡而映帶不漏稱妙手矣然究不得一箇忙字如飛騎遞驛未嘗不經歷州縣然無一州縣入其眼中看陶菴長題文何其閒暇所以能閒暇者得題中理要而以奇偉思議行之不沾沾以牽聯點綴爲長而自然牽聯點綴入妙此用意與調文之不同也至其筆法之高古雄勁又當別論。

起手換頭處轉拓得開。則超遠不測。轉關押尾處停蓄得住。則悠閒有餘味。不熟古文閒架出落。無從得此筋節。

段落平側週。回斡周旋。良工心苦。讀之仍自然正大冠冕。此老手善於變法出奇也。要得其正詮處精實端凝。此卻不因法變。

昔友高日中嘗戲謂乞兒弄蛇歌。若真讀書人唱來。須各樣。昔云正若近日讀書人都作弄蛇聲耳。一時噴案大噱。讀陶卷而未嘗有類者。何文天然大雅。信讀書人真是無所不可。

其博雅皆從經術自得。非若近人古典但本之時文者也。故雖有疎處。亦高於依樣葫蘆數等。

周室班爵章文云云 **評** 所貴乎閎博君子。熟于典故。知古今制作之本。與治亂之由。能發先儒未詳之說。則雖旁引遠據。正見其通達大義。腐豎每守死格。嫌其增添議論。余最不然其說。然彼

增添不著理要。議論蹈謬聖道。却不可為訓也。此文于疏敘朋頗多補義。孫若士云。層極議論。文氣多漫。與勁手不類。若其朋衡將勢。籌算古今。固與封建五等論並驅角力。余則謂層極而中理。孫見其勁。安得漫。正為朋衡籌算。只在子厚藩籬下。其病蓋不止氣漫也。

增補典制義例。是貴其博核處。然多不著緊要。先輩大家非不能。蓋無暇及。亦非所貴也。

文章要看關淚枝節處。正是肯綮。必有此。方見大家數。

不為新奇驚坐之談。但按事入情。昌明剴切。令讀者如家人婦子商量甘苦。而生民原始。與聖人法制本來。無不通達。漢唐以來孫此者。吾獨服陸敬輿與陶菴先生。殆其流亞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

江西五家稾內摘錄

評稾獨詳於江右何也。呂子曰。吾於是乎有感也。三百年制義之作。壞於萬曆。極於天啟。而特興於崇禎。亦即壞於崇禎。崇禎之興也。由江右。而其壞也。由金沙。當其壞也。不在壞時。每伏於極盛之際。於其興也亦然。由成弘至於嘉隆。非無小盛衰也。然理必本於孔孟程朱。而文必摹乎周秦漢唐宋。故雖小衰。皆盛也。及萬曆之變則不然。初變為村師之講章。繼變而為佛經語錄是二種者。似乎異趣。而其實一家。蓋以俗學始者。必以邪學終未有講章而不歸於佛經語錄者也。然其文實俚鄙。不足以寒學士大夫之意。天啟間乃又變而為子書。子書猶古也。如莊之奇。列之逸。管韓之雄峭。荀楊之勁深。彼又不能為也。剽剟其

纖詭險仄之語以傳其俚鄙之思甚至篇中無賊殺寇盜卽不稱名揣嗚呼文章至此可爲大亂之極矣然究其淵源實濫觴於弘正中陳王之學故曰壞伏於極盛之際也江右艾南英千子出萬曆之季與其同鄉羅萬藻文止陳際泰大士章世純大力者倡正說於天啓之間論題則復宗傳註體法則準諸先民而又盡破帖括之習直取周秦漢唐宋之文以行之卽王唐歸胡之格調亦鎔釋蛻解而自露精華天下翕然信之於是崇禎初年始知以古文爲時文蜂起淵源名不一家則千子之力也方是時金沙有周鍾者復社之盟主也其選文行世亦與千子埒然人品心術固迥然沆瀣井泥之不同卽其選文也亦一誠而一僞千子鄙於論文周則借以爲聲氣籠絡之用故艾選持論斷斷雖同席者不相假而周則包羅遷就無所不可於門戶

豪盛之家尤逢迎嫉妒故艾當時即爲世所欲殺而周雖身敗名辱至今猶有護惜稱道之者其所操術然也千子嘗從講於東林爲復社者亦倣東林之後以故千子篤於同學又篤於論文不惜與之力爭其譏訶切直固有人所難堪者一時聲氣之宗皆大惡之不以爲愛朋友與文章之道也而直疾其異已然以千子故東林不可斥爲邪黨乃嗾四方之附和聲氣者環而攻焉力反其說以浮靡爲宗以理學爲戒蓋自是而崇禎季年之文復大亂而不可救矣自戊辰而辛未而甲戌文氣日上此千子之說行也至丁丑而靡而庚辰而癸未遂蕪穢不治則金沙之說行矣故曰興於江右而壞於金沙夫以天啟之極弊而艾與諸子奮其閒及其與南中爭而亂也則在戊辰已已正當崇雅黜鄭之時而已皆移律變然則盛衰倚伏之故不洵可鑒

哉。千子之言曰。文章之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又大敗之。至韓柳而振。至歐曾王蘇而大振。故文至宋而體備。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斯言也。千古之特識。即起左莊馬班韓柳歐蘇諸公於今日。無以易其說也。然而千子亦有未盡其道者。知以周秦漢唐宋爲文矣。而其爲講章佛經語錄僞子之病猶在也。知以傳註爲理矣。而其爲陳王陽儒陰釋之根猶未盡也。所謂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故一時之文亦止乎此。而不能爲軼乎古人。此則千子之所少也。天下之求上乎千子者。固當因其道而加精焉。即欲攻千子之失者。亦必於此鍼其病而砭其瑕。躋當時之文於成弘嘉隆之右。則其足以壓倒千子不難耳。奈何不爭千子之所少。反取其鄙棄不屑爲者以攻千子。是猶結羣羊而角猛虎。適自喪其生而已。

於虎何傷乎。黨力既消。公論益出。于子之說固可以傳信古今。而當時浮競之文。久已同腐草死灰矣。豈不悲哉。宋元祐之政。足稱盛治。惟能去熙豐之弊也。其不能上擬三代者。司馬蘇富諸公之所少也。繼元祐者不紹述三代。而紹述熙豐。則不惟失元祐而必至於宣和靖康矣。崇禎文字之壞何以異此。夫一江右制義之盛衰。無足深惜。吾獨感崇禎之初。直足越成弘嘉隆開宋制以來之所未有。而為諸浮薄黨爭所敗。不特不能興且覆滅張皇古今聖賢之源流。有不可復振者。與抑氣運使然。所謂廢不可支者。於文字亦然與。然其為升降得失之故。亦概可睹矣。此吾於江右之文獨有感也。其附以湯濟徐何也。曰以文品相近。且生同時產同地。故并及之。無他義也。訒

羅文止

四家之中。獨大士名極噪。至今羣稱企之。固未必盡知大士之美也。震其氣槪議論。又多且快耳。次則大力猶有推之者。亦驚其鱗角異衆。疑其爲靈者也。至羅先生則知者益鮮矣。然而其文實踞三公之上。以其無色聲香味之可悦也。故民無能名焉。爾嘗序其品曰。羅爲最。陳次之。章又次之。艾終焉。問楊維節之品何若。曰在章艾之間。已而曰。前評殊謬。羅爲最。艾次之。陳又次之。章終爾。楊較鬆薄。艾之識力高出前輩。非諸子所及也。或曰。昔者艾千子與次尾諸家。亦嘗推羅爲第一矣。然其後譽漸衰得毋日久之論爲是與。曰。不然。昌黎之文。李習之皇甫持正已極推尊。然至宋初猶無信之者。待歐陽永叔出而後千載無異詞。故近則以親信者而傳。遠必以明辨者而定。

竊聞四公之爲人也。陳曠朗而傲疏。章豪宕而鍥刻。艾則剛正簡

直而不能容物。惟羅沉靜澹易。獨無矜競之風。此四公之人品。即四公之文品也。四公生平契密。然陳章皆爲南中聲氣所推。致隱求於東鄉。而羅獨凝然。始終無少間。此又以文品驗人品。信曠朗豪宕者易搖。而沉靜澹易者難動也。故擇友者但觀其文。而其人之性術可得矣。或疑有文者行多不逮。曰。無行之人。文雖佳。定有病在。人自不察耳。（明上記言）

四家之文。外間皆襲大士而背大力。文止之學頗黯淡。然其文潔靜幽微。典雅不露聲色。多含蘊不盡之妙。不屑與人爭胡乡之榮。其本領甚高。二家不能上也。當時千子次尾爾公諸評。亦多以第一許之。絕非阿好耳。

陳際泰三句題云云。評。其氣體則端凝和厚。其風采則典雅高華。真盛世之音。自然。此爲人所共見而易知。學之每成膚廓落徒

從其氣體風釆求之而不得其本也須見其義理精醇處皆經術之深是王者儒者之道更無一後世功利駁雜之意攙和其間尤豫章諸公所難耳。

艾千子 每於拗處借處鑽穴四鎖引入正解但恐後生效之無中尋有強生事耳。**評** 粗中有細拙處生靈披沙得金往往足寶只恐後生讀之悶塞無味反致厭棄耳若肯無中尋有強生事來便有一分生機可救矣此文止一服奪命散也。

思必入人之所不思寫必出人之所難寫刻苦之至乃得明快。

文止文於一切塵翳并世間浮華皆吐棄令盡自闢清微一路不容熱鬧人尋味可謂峻絕。

清微學徹絕不為邪說所障惟其明也理明則如說話淺淺淡淡脫口輕便而意味深長是為最上。

文止刻畫中理處。真有敲骨打髓之能。皆不走人心熟路。故驟覺生澀。久之味出矣。

【上老老二句文】云云【艾千子】平實。但不耐咀嚼。【評】果平實。未有不耐咀嚼者。此非平實。乃膚膈耳。

凡語欲放活。只當於意思言句內用縱脫。則道理圓瑩。乃真活也。若以文法說破要會悟。要得指點之妙。即非真活。反著不著相之相矣。

先輩只老實正講。而意思深厚。不覺其敷衍。是最上本事。虛含下意便是隆萬後巧法。以隱約不著迹為佳。若今人寶此訣。便滿紙古套。反成容易法門。敗壞古法矣。

【艾千子】題緒甚煩。當以簡淨理之。【評】且不論煩簡。先須明白此理分合貫通處。講得清切為得。支衍便是冬烘耳。

高著眼孔境象甚寥邈廣博自非恆見所云讀朱子齋居感興詩
奇思物外而不託仙佛之間學者得此意爲難也。
語語似有餘閒却都是題中筋節無一語落閒去閒正是其筆妙
可。
宛宛摹寫一轉一折皆有幽微幻渺之思以引之使人不測却味
之百過而不窮文境之仙也。
筆意超然不爲埋題所困縛是文止勝處但能切理而超然不受
困縛乃爲至耳讀者須於此得箇進步。

考諸三王句文云云艾千子高華典重與題相配張爾公文情微
側正少典重評艾文所取在氣骨張所求在神韻故典重二字亦
移步換形要皆未爲至論理鴻深則氣骨神韻自然典重但於
氣骨神韻求取不可得也然視世間以濃俗詞句爲典重者亦一

家之論迴絕矣。

老樸醇古。氣脉深厚。此種文極難看。時髦反覆數番。終如嚼木札耳。於此有個見處。身分已長進矣。

著眼在題目之外。盤旋激盪。不使一筆粘著。亦不使一筆疎離。亦不使一筆游衍。亦不使一筆徑盡。若飈在千萬里不可思處落頭滴滴都入眼裏。此種非細心靜會。不能急切領略其妙。

文止文總無一點浮埃。無一絲烟火氣息。渾其行墨。清齋微哦。生人遠意。間有理不精穩處。誤其經營之苦。然其思致已迴絕矣。

天下有道四節文云云。**評**相題之命脉。門立行陣。出奇渡險。寂然不覺乃神功也。其勇在智略。不在戰鬭。故舉艱鉅如輕纖。令人想其經營處。足生千載之思。其意有餘也。

清空遠引。機致飛流。他家消渺。一過意盡矣。文止却耐人躭玩。其

味厚。其便利中有澀苦也。

其言必令人微會乃得。足知其烹飪之苦。

陳大士

大士爲文以奇多闢提驚人。故多澀成少精構。多段幅之奇。少全體之美。今集凡有一篇半首數比之佳。固無不錄。其有大謬於理者。恐後學別見。反以爲奇而效之。則誤世不小。故亦抹存以見瑕瑜之不掩。

近日坊選好竄改刪割人文字。然以施於時下之人猶可。今且汚及先輩不可也。時下之人學問淺薄。雖有稱爲古者。其底裏不過講章時文而已。正如方言土俗。爾汝其詣。然猶有高出選家者。不足以服其心也。況乎先輩之文。源遠流長。雖極粗率之調。觸戾之詞。必有來歷。一篇之間。自成片段。與今之聲音笑貌渺

不相及。古人謂身坐堂上。乃足判堂下之是非。今豈特堂下哉直坐之門外者耳。乃欲更反門內堂上之言。不亦異乎。大士之文。粗服亂頭。不無敗闕。亦西施之病。捧心成妍。奈何以講章時文之鄙穢闒厠其間。續狗於貂。點金為鐵。不畏天下後世或有通人笑罵耶。以上記言

大士先生文。人但驚其奇縱。不知其法脈細淨處。是為老作家。凡一字入其手。必有兩義。文卽有入此或多排小比。亦必分比各有義。不犯合掌架屋之病。義雖多。局雖碎。而章法首尾有體。股法次第相生。定一氣呵成。轉轉見妙。此皆古文正法。非抄套時文之所有也。又有一種略去畦町。標舉指歸而已。得要妙者。有淡點冷逗。疎疎若不經意。而迴不可及者。有直破中堅。樹立奇偉而餘地輕置不顧者。此皆古文之變別。又法之最高者矣。特

其理求超而每失之邪異。論求新而每失之駁雜。人情過快多俚俗之談。發抒急盡。傷神蘊之妙。艾千子譏其心粗手滑。此則先生之所不得而辭者耳。

一線到底。而翻騰跌宕。不見其針脚穿度之迹。此法極精。熟於史漢韓歐乃得其妙耳。

不沾沾比櫛排組。但曉暢立言大意。於肢節凋紐處。提揭得了了。自足領略其妙。然須手筆高古變化。徒講虛法而無大士手筆。但見猥陋耳。

因不失與[illegible]句文云云　戚价人　機法絡繹之妙。所不必言。所難者中講史事而無一事及史。蓋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以是徵奇搏耳。今之作者。則胸中先擬史中何人。其人何事。而後發而爲文。宜其所指彌偏。所舉彌漏也。評所謂今人擬史中何

人何事。猶是崇禎間文人語。近亦幷無此擬作矣。要之講史學作四書文義。已落下乘。故朱子力辨東萊同甫之失。如大士所言。亦不過較他人多擬幾人幾事耳。所謂吾設言於此而百世事無不該。除是聖經始得。如易卦彖爻。足盡宇宙之蕃變。惟其理至也。史學只就事上商量。毋反以古今成敗利鈍掩却自然道理。雖或有億中之辨。亦只在人欲功利上分明。安能令百世事無不該乎。

圓悟之言易工。切實之言難到。

山無峰巒起伏。即爲頑山。水無波瀾蕩洄。即成死水。文之佳。正在起伏蕩洄處得意耳。

毋從人生有初大源頭說來。道理極大。通體爲之劃然。文字不具此識力。必不能到古大家門下。

文章須得大頭腦。則下面意理細曲處。皆包貫得到。從瑣碎枝節尋湊合之法。雖綳布成局。不能達也。

先輩極奇橫文。於法律定不走作。

雖斗稱大士文皆自傳註大全及先輩中來。而特故高巍其貌。奔放其勢。幽渺其思。以示不苟同於先輩。使人不敢以傳註大全及先輩之迹求之。余謂不然。大士之高巍奔放幽渺。自有佳有不佳。其佳者。正可以傳註大全迹求。而深得先輩變化之法者也。其不佳者。則故爲其貌其勢其思。而實無當於傳註大全同於先輩耳。

大士文中有雅有俗。須別出之。其俗非世間甜熟之俗。乃老辣過也。出講義語錄之俗。此最難辨。文人須留意也。

大士文粗處儘多。其著意似不著意。閑中筋節。却別有光彩。如綳

州於鈷鉧潭西小丘剷草斫榛而後嘉樹立美竹露奇石顯正賴善遊者耳。

立於題外推論取意。刻斲易耳。得窅渺洄洑烟波微茫最難。然卑竟是討便宜法門。先認定入虎穴取虎子。其神韻又別。此非大士諸公所能也。

大士文全在題之空際著思議看其出落轉捩結束處見作家大用讀者當細玩之。此即古文手法也。然題之實際却多輕輕過。是他做虛神不暇及却正是他本領不濟處若先認定發揮得實際精足。而於出落轉捩結束處又得古文出色機趣。此其所以爲至也。

長題雜碎題。看其捕捉有法照逗有手筆串照有巧思。已足以豪若總攬大意更有宏論奧議。則作家之體備矣。

文章太求傷快。未免落纖纖亦何害。但纖則必傷義理。
筆筆放敘活放敘鬆。愈活則真相愈圓愈鬆則結束愈緊。精悍中
仍寬宕有餘。淡折有味。此又非粗疎貌古者所曉。
古氣盤結而成有勁矯之力。有悲壯之音。又非衰颯凄凉所從出。
乃所謂鈞天之奏也。
鎔鑄全題。自造鑪鞴。隨手匠心。皆歸妙法。此種文。若不精熟於古
從何夢見來。
利弊所以然處。能鑿鑿言之。千人共曉。看世間再說不明白人。真
是氣悶也。
三叠文法人所厭。大士用來却可喜。只是意思多。不是文法湊合
也。
沿山尋澗杖筴遊閒。不過領雲烟丘壑之勝而已。忽有奇禽怪物。

髯翁乇女隱現其前然後驚爲神仙之境。

大士文亦不必其有甚精之義但隨文勢轉捩爽然如人人欲出諸口而不能遂而此能出之又無不以如此出亦無難而試爲之又不遂也。

凡能精於跌法則題之虛神無所不出屈曲無所不盡矣但其爲弊也則未免有剜肉成瘡之病是在善學者耳。

大士亦復摹擬口角却不似近人軟猥惡俗正如弋陽與崑腔不必較曲白做作只排場鑼鼓間雅俗迥別矣。

直哉史魚章文云云評原是上下兩截出後作合論其法甚并然只爲筆法繚帶花簇局陣自生奇幻令人眩惑不能界畫耳然串插之法有巧有弊不足爲作家驚歎只一種情致低昂頓挫淋漓不窮隨筆起伏曲摺皆成神趣此眞子長之遺而韓歐得

之以千古者也。

圖繪抑揚自有經綸斐娓之妙自蔚宗以還只杜牧之李義山能拾其遺韻。

大士文語多奇創谷涌而出其粗疎有不暇擇也學者愼取之得其雄駿足以破凡猥陰蒙之痼。

每以淺俚之論立說而使人忘其淺俚筆高故也然學者不可不知其淺俚。

用意必名儁舉止營搆迥絕凡近如入深山遇異人冠劍服食無一不起上古之思。

實講處多苦無精義此所謂本領雖奇才博識不能襲取者也。

就大士所見發洩自有精力若深切義理其光芒不知更復如何。故學者貴乎見道分明即爲文字言亦非此不可也。

熟於人情事故。發揮明切處。至理亦出其中。淋漓痛切。遒宕鬱沉。得歐曾之神。方有此種景致。此不可以文法套借者也。

筆力高古脫變。故出沒穿揷。皆有奇趣。

明朗如聽鄉談。了了如開家信。此大士先生不著意而自成一奇也。惟其自恃此奇。即亦是不精密的滑之所由來。

欲滄[illegible]之初效云云【評】聖賢之道。不外人情物理。於此道得明快。即成至文。固也。第情理透矣。而其所以克治孥側之要。不本之聖學。則情理愈透愈流雜百氏之術。未爲得也。茲則醇乎儒矣。

其結撰純是古文。雖有粗疎處。令甫自不敢指摘。亦文中之魯連太白也。

凡文字要過火求新。毋於理上別生病痛。看先輩文便無此蹺蹊。一味作詭誕之思。不復管題意是何理會。令讀者眩其奇而喜其妄。不妨以天地聖言佐我戲詭。此弊病豈淺小者。然皆自漆園葱嶺得來。文人毋溺之而不知返也。

題義全無體認。其病正坐題外邏題。題外邏題。只爲不曉題中道爲無聊之策。

短幅文字。看其寬閒曲折。縱橫突兀。有多少境地。

論極情事。必有根据。根据經術者。精當典雅。根据後世史集者。多不合於理而情事亦謬。

典制茂實。非所難也。進以大氣。緯以宏議。錯以峭辭。而鉅麗之觀備矣。

近日一種議論。謂文字忌入衰亂凌夷之言。而務爲諂阿吉祥。自

稱冠冕有體。是秦始皇之碑銘。勝於三代之謨誥也。

極繁重堆垛之煩。入大士手。如孤帆破浪。線索在我。風水由他。下峽橫江。千里瞬息。旁觀爲之驚喜。舟中人甚平平無奇也。

六朝琢句。效之每落纖靡。三唐長調。學者亦嫌俳悶。文家遂戒不可爲。而并薄古人。不知其自少本事耳。金丹入手。雖鐵石皆能開點。如陸宣公偏以俳調見奇。宋叔子瞻時爲工句。而氣體自高。何嘗貶損其光芒哉。大上賢聖之君作。多用六朝唐句。而渾浩流轉。不見其組鍊之迹。亦與流亞也。

文之奇橫者。以其變化於法度之中。不可捉搦而自合。乃爲眞奇橫耳。非跌蕩繩尺之謂。文之有體。猶人之有頭目手足也。頭未訖而手已生。目下降而足上出。豈復成形貌哉。

其心尖。其手快。故能層折批剝。無所留剩。心不尖。不能入手。不快

不能出天下名區奧迹。爲鈍根封錮者多矣。

機法高議識警。大士此種得古人意深。人偏賞其放誕。不善取大士者也。

風神搖曳。如江風送烟柳。感人正在無定處。

以粗淺形精勝。令人意明。此是大士長技。

毋從俗說凡情。刻出痛苦深激之言。如名優演淺俚劇本。自能令觀者墜淚切齒。非劇之妙。優之摹擬神也。

千子謂大士文句字多俗。俗字最確。但其俗在識見議論。不在句字也。以其句字爲俗。則彼有詞矣。古人粗枝大葉。毋不揀擇句字。然識見定正大。議論定精醇。

大士文有初閱甚莽蒼。細玩數過。亦復多幽勝之致者。如入篔篠中。忽拾香樹。如歷蕪穢處。時遇芳蘭。要是異珍。不肯近迹。正耐

人厭採耳。

清辨洮洮。言短旨永。此眷吾人醞藉也。一雜俗詁。失其妙矣。

大士文每善於轉曲處。別出慧解。妙趣相生不窮。

凡文與題義及上下文不相比附。即有奇情偉論。總屬粗疎。看先輩不肯如此。不是不能施設。施設來徒成疣痏。故不爲也。

大士文轉折處極靈警。但好爲尖新創闢之言。反成小家子輕薄兒套頭耳。

章大力

讀章文。當落其皮毛而揹其骨脉。但知章爲千派。此爲皮毛所掩也。其回斡雄勁。間架簡潔。自得古大家之遺。而思力刻深。每於奧窔族滕之間。別開幽徑。窅渺冷峭。其味無窮。殆不耐粗心人領會耳。記言

章公文以刻削堅果爲宗。意之所極。無微不入。境仄力盡。亦無留餘。得之于家爲多。故當時以爲子氣。然亦自成一子。非抄套子書爲之也。其自信過銳。多不顧其安處。頗好逞杜造之見。是則其短也。

振筆直書。如寫家信。如與鄉里人話。故津津不已。曲折飽滿。皆眞意所自生。更不須脩飾一句。大家最上品也。

看題字不甚親切。故時見腐談。凡腐談。皆理不眞也。

信遠樓截章文 云云文中子平常耳。然間有醒語。評 極平常中有醒語。先輩之妙盡之矣。江西社中正多了求勝出奇一轉耳。要亦平常中無眞滋味故然。

大力文大開大闔。大轉大摺。勁力強詞。淵翻霆碎。眞得老泉之悍。東坡之雄矣。若與論題目道理。則索然氣盡。且縱與逞一奇快

耳。

〔文衡子〕文至東漢。愈排愈疎。愈整愈稚。愈新愈俚。大力於時文。假未窺西京以上耳。然據其詞氣。亦當在王充論衡徐幹中論之列。嗟夫。天下不知古文。此腐儒之罪也。天下知有古文。而不知辨西京之古。東漢之古。則亦近日名人不讀書之罪也。〔評〕文之古在神理。不在辭句。並不在俳整散行間也。自秦漢魏晉六朝唐宋來。皆有其美。有其病。豈得舉一廢百哉。于子之言。似高實過。善學古者。多讀書自會耳。

文有短短數筆。而結構段落。一氣盤迴。其中丘壑甚邃。局勢甚寬開。此大家小篇中藏巨法也。

學公穀。須得其用意深細刻銳與筆法峭冷變逸處。不徒摹倣口角也。文字中自有此種妙境。于子以爲蝸徑蚓穴。終傷大雅。則

不足以極古今之能事矣。至深極微者。出其手下。不覺鬆脆新鮮。見者以為我意亦爾。而百計不能達。非其口吃指攣也。心粗則淺耳。

行運起時句文云云。文字此等題蘊。人人所知。人人能用。何必大力。且能不用星官曆家言方佳。題亦不必盡去人人所知所用。但就其中取正大之理。的確之說。而發明聖賢實用之至道乃為學者之文。若但臚列星官曆家子書稗說以逞奇博。而無當於道。是為浮游之文。人云亦云。膚雜無意理。則村敎書之文而已。此則意欲為學者而不能。亦未免出入於後二家。固有之矣。

文人好搬演舊話。大約有二故。一則正當道理不充足。借以支架縲閃。一則要讋懾天下膚陋耳目。然膚陋雖震而不敢宗從為

老學所訶摘。故不足爲也。

【艾千子】古人爲文。必曰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所謂爾雅者。無俗瘃。無鄙字也。三字經。四字句。强學公穀。而詞句皆鄙俚不成文。看大家文字從無此。【評】謂文須爾雅誠然。然古文自有似樸拙近俗而實高古者。又不可以一格繩眼觀也。即是作語句。亦自古文來。第下字有欠透當者耳。直曰鄙俚。則大力不服矣。世間惟假爾雅而實惡俗一種爲最不堪耳。

【大學之道節文】云云【艾千子】意境粗淺。何不澄氣凝神以出之。【評】亦非氣不澄神不凝。且講先明理耳。理不明。澄氣凝神何益。越澄凝越差遠去。

【大畏民志二句文】云云【艾千子】上句講太多。下句講太少。【評】且不論講得多少。先須講得是。若是時。多亦可。少亦可。不是時。多少

總沒帳。其病只坐好巧言。纔弄巧。便亂道矣。

不肯體認註理。欲自撰新奇。未有不成鄙繆者。

文章有禪家殺活縱奪之法。如大力不得於心兩段文。先說破都不可。是殺法。前半放可字。是活法。趁他可處儘箇盡。是縱法。即從可字殺出不可來。是奪法。

文字到理透處。眞能推排豪傑。展拓萬古。其機陣之靈變。骨力之蒼雄。又因之而益奇。

逐步刻劃。每成粘著之病。求巧得拙矣。行文得大意所在。屈曲間自然靈變。

大力文實好。還其博雜。千子砭之。最中其病。然博雜不足病。病於此理無定盤針。便爲博雜用。不能用博雜矣。

萬物皆備章文 云云。艾千子 此等文在淺學者讀之。必以爲古。以

爲倒。吾正病其不古不倒也。從古未有以新倒爲古者。亦未有以減字爲倒者。古者莽蒼樸拙之謂。倒者嶢然千仞壁立無可攀緣而上之謂。以減字琢句爲古倒。但見其稚耳。鄙耳。無節奏頓挫。無波瀾耳。評千子所貶者。以語句言耳。抑末矣。題之理解全不見。文何論語句哉。若以文論。亦不可不謂之古倒。第其古倒出佛經語錄。及後世子書講說。非先秦以上之古倒。故不貴耳。看周秦文字。乃知古倒之眞妙也。

能使題中虛字顛倒飛舞。如蝶弄遊絲。燕翻花片。驚疑無定可玩而不可捉摸。是爲筆妙。

艾千子

先生文初亦以纂組古博爲奇。已而漸趨平淡。後於平淡中復發憤刊落。爲樸鈍硬瘦之業。其品益高矣。論者不知。則以爲江郎

才盡也。先生極恨歎每形之書尺。蓋文品愈高則人愈難曉。固無足怪。然在先生亦有一間之未達者。但於氣體景象之間講究極精。而指歸所以然之處多所疏略。故微見其外强而中乾。質清而味薄。使於此更上一層。豈諸子敢望其項背哉。即至今無一人歎賞。其足以陵轢古今者可自信也。記

自有制義以來。論文者甚多。然吾以爲知文者。先生一人而已。於古今體格之變。無所不知。故其見處極高。非餘子所及。所少者理境不精耳。其自作也亦然。文品老而益尊。得古人皮毛落盡之妙。自謂一意掃除。覺古人深處頗有所窺。漸有潦水盡而寒潭清之意。且有詩云。昔友陳與羅。巨刃摩天揚。蛟龍盤大幽。鬼語爭制强。凌獵經與史。嘈雜奏笙簧。近者思簡淡。淨洗十年藏先民有典型。震澤方垂裳。古貨今難售。刲羊亦無衁。誠確論也

但理境不精，則簡淡高老，無有至味出其中。求免外强中乾，時流因謂江淹才盡，先生甚不平斯語。蓋所爭祇在外面一著，斯先生之高於俗眼者，雖有古今雅鄭之不同。亦尚落皮毛上事耳。

先生有云，日之所見，有物封之，不能盡瞭者，至江天萬里，目盡孤鴻，青山一髮，杳然天際，爲平生於遠耶，抑平而後遠也。當時雲間諸公極詆其淺，要是雲間諸公未到此境耳。文章到平樸簡淡最難，文先生於此直入古人之室，故其衡論前輩皆超越凡近，其自作未能造至處，爲是理解未徹，本領欠精。要其於文字品類，非後生所能拍其肩背也。

文無論虛實，虛中有厚味，不落空疎枯寂，實中有真氣，自然官止神行，兩種境界都到，方見作家本事。

雲觸峰而迴盤。水遇石而激蕩。皆有必赴之勢。故中間變態環生也。

千子文亦雜語錄機鋒。要之萬曆間腐爛。天啟間鬼怪。其源流病痛都從此得來。

老樸之氣。千里在壑。但未免茆葦亦樂生曠衍耳。故文章必須丘壑。長江峻嶽。亦丘壑之極致也。

只是實做題意。則語脈自得。摹演口角。則題意無著。而語脈亦假作家得法在此。

文章道著筋脈處。不在多言。犁然有當於心。

千子文實講處不無粗。粗處却見老境。今人不能粗。正復近他不得。

平正老淡處。正有滋味。所謂朱絃疏越。大音希聲者也。

安頓段落。穿插極有法，其轉折收放。筆力又極夭矯，憑他顛倒拈弄。串縮作巧，而無一言之傷於理。此爲作家耳。

老樹槎枒。不必有虬枝密葉，而氣色自鬱然雄異，其根柢有力也。

楊維節

先生文刻峭清寒，固句數不承，亦勢不能多也。

先生之文。善於用邃。含蓄落墨。渺然殊不著題，而曲摺起滅，則皆題之賸理骨脈也，惜其本領出於禪，故不能府矣先民耳。要此一種文境，雖先凡欵未歷矣，問同時如楊機部伯祥。亦江右之爲古文者，何爲不與，曰，機部得蘇門風力，然其勢太直，氣近浮。要其精蘊固少矣，微按之律，亦不細潛，餘文雖極變逸，然藏針線於織文之中。於成弘規矩，固森然也，江右諸家，正以其得先正法耳，先正之法。古文之真法也。以上說評

學而時習章文云云評於下兩節見得地位甚峻消息甚微斷崖束瀑間聞幽香如縷若遠若近踏冰破雪曲討微尋乃出疎梅數點如是如是所惜者首節未得眞地位眞消息速下面止到得孤巖邃洞之奇與三島十洲間所有正不同耳然已離塵世恒觀矣

我讀其文如遇其人在散仙古衲之間所餐者松橡耶雲霞耶所行遊者荒山深海耶所為伴者玉女六丁蛟龍馴虎耶俱莫之知雖然其位下見孫必墮鬼趣

意鍊而得深氣鍊而得高局鍊而得脫調語鍊而得精微鍊之一字文章之妙訣也然以儉腹捷口之人致他鍊箇甚麼

維節文清微淡雅於熱鬧中別結一世界

總無浮俗之情滓其腕下然頗多粗淺見識攔踞胸中在維節固

自以爲從刻鍊危苦中自得之極致與他家紙上研窮者不同然這上面更有在也。

立勢力之局而無實力量以駕馭之徒見綳布之苦。此能驚愚俗而不能驚老僧者也。

飛仙去來人間人以爲變詭狂嚇人不知他只自由自在耳。爲甚諸人不肯自出自在只爲公等滿身都是塵土俗氣自己纏縛難解也。○只可惜於本領欠親切故道來境象不失之過高即失之粗若此處理會仔細世間更有何等文品能出其上。

眼前谷澗指上蕭疏是維節勝人處。

但有不中把了處若其中的時不第能穿七札直洞穴輪于九重鐵鼓。

文氣極高曠靈幻而見識粗在故少古人大境界而自闢一途。

其思致幽微。而筆情杳渺。尋常路陌。自出新奇。則所謂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玩其用筆超脫。忽去忽來。有意無意。有迹無迹。如神君之至靈風肅然。舟泊中流。旗飄墜雨。可思不可期。俱在雲霞山海之外。天下依口學舌之徒。從何處乞生活哉。

渾浩流轉中。復具孤情曲致。淡韻幽姿。此大家之所未有也。

凡文章輕重。看用意手法所在。不論分股及字句多寡也。作者原未嘗有重何句意。但做來却已如是。此亦太討好。喜小巧。不精於古法而自抒心得之弊。

筆勢天矯。機局迴槃。以漢人之遒峭。行宋人之淵疎。故峻而不寒雄而不漫。

文章意致貴極高凝潔淨。如清秋登嶽顛。視蒼莽。咫尺萬里。皆成

沆瀣之氣。然於嶽麓之郡邑亦不必了了也。

惟天下至誠句文云云孫若士文字大處在養脈。細處在淨詞。此文小起內將題旨說盡。是不養脈之過也。篇中家人父子君民親友種種雜見。此不淨詞之過也。評小起爲首五字作勢。不爲說盡。中後拉雜引倫類來講。不無粗礦。然亦多所發明。吾止恨其發明未盡。爲未甚真耳。亦不爲不淨。古人說道理樸實頭處儘亂頭粗服。葉大枝疏。不似後人含糊活蛇。然其理既真。愈盡愈淨。應糟粕煨燼。隨手拈來。無非至寶。後人講究淨詞。其所吐露。不堪嚥嘔。故文之精粗。以理爲斷。不關詞也。孫評故爲膚流說法耳。

於本理無所知。亦更不求知。只就自己意見。造爲夸誕之言。則但有粗妄而已。

全理盡在隱躍間。而烟遮雲護。止顯當面峰巒。此文章掩映含蘊之妙也。

章法離奇。似整實散。一氣蹁躚。機勢相生。曲旋直下。莫不有自然不可捉搦之妙。此非變法。乃精於古人之法者也。

渺然落筆。定從人思路幾層外破碎穿穴而出。故極熱鬧潤綽之題。入其手。定別有深微之致。

雜飾文清微靈湛。極盡幽思。惜解題不的。雖有名理。亦多玉卮無當。故行文以看書爲主也。

呂子評語餘編卷三終